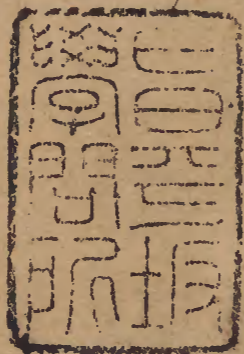


濂洛關閩書

朱子

十六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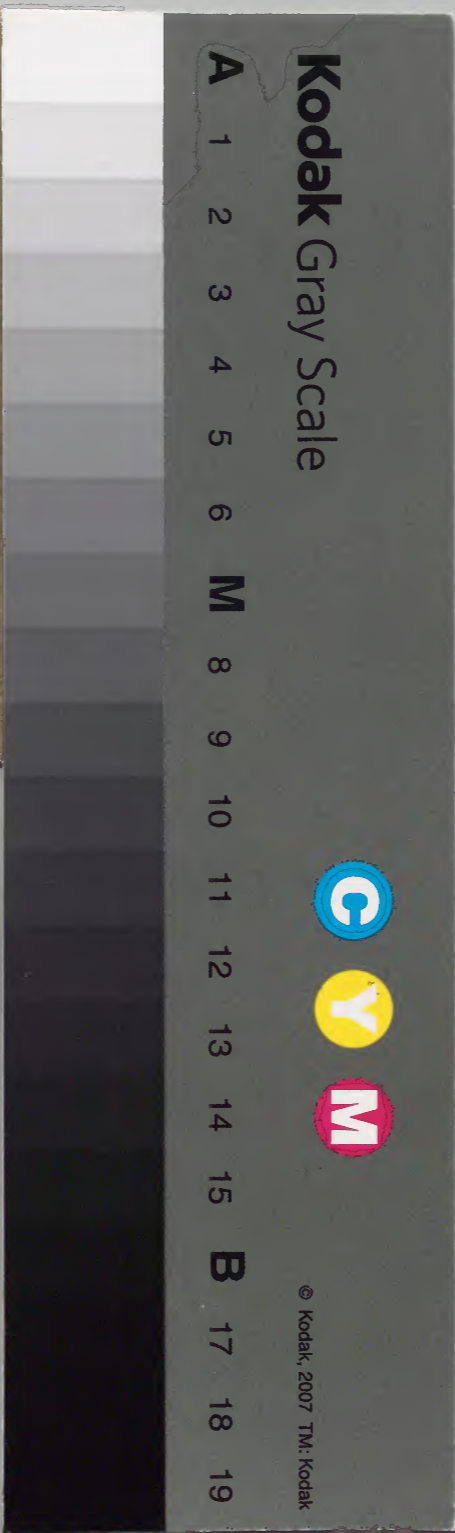


			五二九二	漢書門
		五一	二	
六	三	一	二	
册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五二九二	漢書
五九		二	
函		二	
八	六	二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92	
册數	6 (6)		
函號	299	41	

儒家世系 共六本





朱子

學校章句上 凡二十章

張伯行集解

制也但能相勸以道俾理義多士冰謂無法所
 格守規程彙遵課業而法制立矣如徒奉行
 故事取具文書雖有法制曾何補哉故師儒
 一席欲使政行於學校者患不在法制不立
 而在理義之不足以及其心 ○朱子曰天下
 也居是職者可以少思其心
 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
 為力揅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

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乎本末之所在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本謂心身也末謂家是治其本也其事雖若迂緩而程效立見實易為力補偏救弊是治其末也其善論事者必深明其本末本正則無不功而善論事者必深明雖有未治○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仁不遺親義不後利若必以功利為急則有妨於仁義而治道至深切也○朱子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非有殊然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

者為人名實之間邪○朱子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能無異哉此二句乃一篇之大旨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姻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以下分言古今之學蓋周使萬民皆知嚮道而與其賢者能者無其矣者不得子也故自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道之行於身者謂之行孝友睦姻任恤是也道之寓於物者謂之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三者是故學者日用起居皆教之事而學之規也

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閑其聰

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備游

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
廢承上文而言當時學者自其孩幼之時起
既無非學及少長而入學藏焉修焉而動靜
之所有常游焉息焉而行之有方於羣居之
地所學有業亦無非事則有以治心養氣以
為入道之基至於所以成其德業者窮理以
聞答其聰明而力行無所偏廢則本末該備內
交相為用而知行無所偏廢則本末該備內
外咸脩而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眾多凡俗
道在我無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眾多凡俗
羨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此結言古學也
所以教下之所以學者無非為己之實如世
所以人材多而凡俗盛正道昌明而非後世
及之所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

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
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詎謾
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
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
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
國家謂宋也言宋時遍立學宮所以望士之
備通者亦若先王三物教民之志而學者習
於科目其指意所在因無以識之於教者不
先而率不謹自幼氣習已搖凡日用之間詎
謾其言恣睢其行既莫能隨事理會而不知
所以學及長而羣居講習之際莫或知其終
無有正業又不過於割裂義理裝綴詞華以
為能事盡是而不知一時雖或能盜名其宜

不是以治心養氣終於一無所用也是以窮
理力行之功缺焉不講聰明日塞德業日墮
愈趨愈下惟謀利于祿之是知此其幸而一
為人之學識趣卑陋宜無足道矣
二有意傑然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
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旧而不知其義理之
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
入於聖人之域士苟有意於傑然自立固非
所以學矣然氣質之偏則又或不知道之本
卑而窮乎高不知道之本近而極乎遠終身
馳騖既以道為不足求而不務精力行之遠
循其常聞守其而見而又不能精思熟察以
知夫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常滯於形器而於聖人
於虛無不及者其說常滯於形器而於聖人

大中至正之域不得以入焉此則於斯時也
偏之為害今學之所以不如古也
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
妄之說而乘之當是之時心道不明異端如
佛老雜學如申韓阿世徇俗
如鄉愿所在蓬起又或因人心之迷鼓煽其
悖邪妄之說而乘之其為人心風俗之害又
殊特如為人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
之學而也
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
之而竊有憂焉此諸言今學也吾道聖人之
道古今無殊者也卑陋者既
不知學一偏者又學而失中至於邪說橫流
乘間為禍吾道之不已特民秉執之常性與
生俱生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
而力甚孤固不足以救之而其衛道之心終

不能已故私以爲憂焉其所以致望於天下者深且切也○此章專論先王道法之行後世學術之據欲人知所尚也夫道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此則無以修己而亦此則無以正身治人而冰此則無以正俗豈可聽其一日亡哉有父子世道者所當推人心之大倫之存學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本務其宜不爲其名墮其源以清其流使教或於上而學行於下則唐虞三代之

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

三綱五常乃天所賦之理人所秉之義大節使

而治道之本根係焉故聖人爲治命官設教以明其理明刑勅法以弼其行雖所措而有先後緩急之不同而其所以弼其行而著明者無非以綱常爲重欲天下之人共遵守而不使○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有所違悖也○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專事繫苛則多不便於民而行之亦不可以久故爲政之道惟在順乎人情宜乎土俗而平易以出之斯事不煩而○朱子曰天下萬民不擾乃可謂知本矣

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萬大根本即所謂制天下事者本乎一心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者如存此心以教民則立學明倫爲切要存此心以養民則樹畜者刑薄斂爲切要探其本而罔其要心者俱得之法焉

○朱子曰存祇懼之心以畏天

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
同不循偏見而謂眾無足取不甘受倭人而
外敬正士不徇於近利而昧於遠猷王者父
故在存敬懼之心以畏上天之命王若治而
官察萬民故在擴寬弘之度以盡在下之情
自以爲是而欲衆人之同己者驕也故不循也
偏有所見而謂衆無是取者蔽也故不循也
佞人難覩不可陽若拒之而內有甘受之心
正士難覩不可陰實疎之而外有虛教之文
喜則利則有見陰實疎之而
猷則無百年必世之治不可昧此君道之
也極則○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
々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荒救

之政非但濟目前之急也蓋蠲除賑貸蘇其
因而保其生固當汲々於其始若撫存休養
念瘡痍而怡元氣尤在謹之於○朱子曰先
其終民生休戚可不闕情哉
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
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
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
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但無人
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王制曰
必有十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故觀
先王之世所知積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
民不病於凶饑真可為萬世法也其次則如
漢常平之法未嘗不善亦願行之者何如耳

苟守之無人而所以條畫而綜理之者一有
未當則徒法豈能自行哉然則有治人無
治法雖老生之至論也 ○朱子曰好士而取
實不可易之至論也
之文字詰言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
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
重有耻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難之
妄庸便佞之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
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駢儷設佞無實以
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
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

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
士每各有其方也道學德行之士不備文詞
以自見若好之士有實學者文字詰言之
華者進而士之有實學者文字詰言之
自重有耻之士豈肯上書以自媒而求士
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志節慷慨之士寧
操守者吾不待而見之矣待士而難之
與佞倖為位若待士而難之矣待士而難
則忠奸不兩立而士之有實學者文字詰
不連吾輩得而留之而况乎所對偶駢儷
之文綴華藻設佞謂世更忘對偶駢儷
者鄙之末流也此非惟世更忘對偶駢儷
意於其間不為即文士中之責識者亦未
曰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

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
之德聖人立法失出入皆非所訓然畫一
難不決之法有盡而仁愛之心無窮故或有疑
而伸恩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
者此深疑後輕乃○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
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
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
乎此者矣講究學問所以明事物之理而導
之氣而律督成於後任用賢人所以修百職
庶司之政而無紛紜○政修則無弊事人主治天
下計定則無出此三者之外者此朱子告君

之要務也○朱子曰三代之政在方冊雖時有
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
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
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時變而道不變故
行但其間有名實之辨不可混淆有本末之
序不可逆施有緩急之宜不可倒置毫釐有
差則大失古人立法之意後之君子所當斟
酌而神明之若奉行不當○朱子曰為學治己之方前
人任也豈為後○朱子曰為學治己之方前
此講之熟矣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
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君子有躬有

不已者其為學治已之方平日講之已熟一
旦出而當官不過本此而推以及人上奉國
法下愛民生止於其所當為而不求聞○朱
達于世此皆吾儒分內事耳無異道也○朱
子曰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
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夙俗盛衰厚薄之
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古今之
同實為人材之盛衰夙俗之厚薄所由繫有
教之責者不可以不審也○先聖之意責在學
者朱子之意兼在教者○朱子曰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
勞于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

人莫不心悅而識服○此言王道治乎人心也
覆而万物莫不覆何私之有日月之明主於照而容
物必照亦何私之有王者高明博厚於天而容
合德與日月合明之無私亦如之奉此三天地無
私以治天下則臨之好惡分而聲靈遠著臨則
兼臨愛之以下情而好惡分而聲靈遠著臨則
典萬物為一解蕩平正直宜天博愛廓然則
真服之至也○中庸言莫不尊親詩曰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
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
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
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

心事實之不侔也。道貫古今，通天地始末，循
嘗一日亡然，其著於日月，用倫物，與家國天下，何
之而通者，或時而有時而閉，塞其氣，有不相也。晦昧，或
夜論者，其時寒暑，而其人而氣，有必由也。而難，以
概論者，何也。道必待人而後行，必也。詩書六藝，
故二帝三王，之治本道而後出者，也。詩書六藝，
之文載道，以傳者也。其治而後出者，也。詩書六藝，
功夫效驗，若易及者，也。其治而後出者，也。詩書六藝，
類乎本其所以通出治之，本心之作，文之今，有不相
有德者，必有不言道，果未嘗一日亡也。○朱子
曰：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
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
厚矣。學以明辨天下之士，用也。國家於京師，首善
又遍行郡國，建立學校，之官，豈具其文哉。蓋所
以踐其天下之舉，凡士使內而格致，以窮其理，誠正
國平天下之道，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治
廢不講，明切究而知之，而可以教弟，子以是為學，治
也。其期之者，大責之者，備國家德意，可云學
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上下者，以科
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彘課
試為足，以盡職。然自世衰，道微，明新之法，不備
上之人，選舉是官，而用之者，以其嘗後人，躬
中未能博詞藝之譽，為足以得人下之人，躬

膺是任而受之者以其當立規矩繩束蓋在
毋廢課試之程為是以盡職如此而已蓋在
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
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
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蓋
上位不知選斷職者必有主教致知權騎破
吝之德而後可使為人師在下位不知任新
職者必備內聖外王之修已治人之道而後
愧為人師是以學校之官雖遍於天下之郡
國而士遊其間不過工詞藝以追時至於所
好循課試以取世資相率以此為事至於所
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
有聞也至於脩齊治平之道學之所以明於
而達用者師未嘗進弟子而教之身

子未嘗請於師而學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
之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
人之本意哉是則舍本而趨末定文而解實
學教人之本意哉是則舍本而趨末定文而解實
不得人而在斯官者尤不可以不盡職矣○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而善
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
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
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
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
賞罰之施也何為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

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此言為
綱紀以正風俗也綱紀者上之所立風俗者
下之所成天下之大倫類如善治者不
難總攝其心思整齊其倫類成于下也蓋所
則以綱紀非有他而後風俗成于下也蓋所
謂不綱紀者非有他而後風俗成于下也蓋所
施否以定其俗所以核功由人行其公新綱紀
賢否以定其俗所以核功由人行其公新綱紀
立其至去其惡之知善之而風俗成于善夫
為惡之當去其惡之知善之而風俗成于善夫
之可羞自必勇于為善去惡而風俗成于善夫
風俗之成非綱紀之立不致而風俗成于善夫
此為治者其不可不知所務哉
○朱子曰賓師
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
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

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上下以趨走承順媚其
其下則驕誦盛而國事非矣故推守賓師之
職者不親為樂而一以責難陳善教其君居禮
人君之位者樂而一以責難陳善教其君居禮
其下如是則上下志交無所睽隔與道致治
而虞業或泰運○朱子曰自治不苟更能事
所為日隆哉
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
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教焉則庶乎其
少過矣我輩當官必先謹名節訪廉隅自治
接物以誠則不苟矣而更能事上以禮則不傲
法則不推而至於簿書期會之間無不以
教心將之則庶乎其可以
寡過而克其職矣

學校章句下 凡十 七章

朱子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
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教以擴之而不使
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教以克之而不使
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間用人
外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教者所以存天理
遏人欲之本也壅
闕猶蔽塞也疑滯猶遲留也語言動作見於
身者一也用人事施于政者也理欲之起端
甚微一念初萌即當謹慎者察果係天理則
教以擴之充使其必行而無少蔽塞果係人欲
則教以克治使其決去而無少遲留推而至於
語言動作用人外事無不以是為裁奪焉

則人欲淨尽天理流行隨外九滿純 ○朱子
一不乖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曰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
天之為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
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善為
為天理為惡為人欲善者降之百祥不善者
降之百殃此天道也而又以其權寄之司牧
使於禍福所不及者復有刑賞勸懲以
補助之無非欲其去不善以從善而已 ○朱
子曰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諭以課
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
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

壽之域德至渥也此朱子守庫州時以此勸
上膏麻起正是耕農時節故載酒出郊垣見
父老喻以課督子弟使進相勸率以渴力於
深耕淺種之意蓋既富方能穀濟吾民仁壽之
域者德至渥也州縣長若能解務農重穀之
慶和粟之凡不漸摩之則豐阜之哉
○朱子曰於
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
願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閑以誠
心而勿誤以陽閑陰闔之計則庶乎德學盛
大表裡光明中外遠途心悅誠服私心不可
計非所以服人故朱子指示親切以為於天
下之事其可者為之其不可者否之莫不有

天理自然之公則我必斷以至公而勿以內
願之故有趨利避害之心以偏聽之故有忌
長護短之意幸於其私而不公焉於天下之
議其當後者為則我必不當後者違之莫不有
至誠惻怛之博採之名陰為闔之有歸非拒
聞之實誤作是計而不誠焉則德不誰能人
諫之私學不流於智巧之術其盛大為何如
欲外之接物無妄內之居心不欺其光明為
者如者中以外遠途悅之至服之真則皆公與
何之效也何以難為事
○朱子曰見善明是平
決大疑又何難為事
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
而當以平日功夫為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
未必不為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見善明者

平日格物窮理之功用心到者守之定是臨
事勇決直斷之為明以立其極既定於中
二者均不可奪於外故當以平旦之功為
不可然當為非天德之健而未必不然為
所謂剛者非天德之健而未必不然為
意見所激而發將有過中之行而失其
○朱子曰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
苛而人自不犯為政有弊乎令所下太密則
必蔽惟至簡是以在上者凡所舉措與苛細
之病惟簡而蔽是以在下者有所遵守而自不
至於犯法政之也○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
大幹當如是也○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
身在天下之重冰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

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
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此
大臣任天下之重莫急於賢而得天下之賢
莫要於豫也蓋天下之愉快也古大臣身任其
不徒恃一己之長其所賴以啓沃主心籌畫
國是者必待眾賢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
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
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
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
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

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
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尽欲
進者無所為而不求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
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
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謹
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淆則望實日隆而
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
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
也其是故為治必資于賢而賢未易知也必廣
其咨詢勤其訪問于無事之時豫為取之

而後參伍其才較量其能于將加于日別而
用之蓋君子也觀其豫為之誠則紛惑于計不
卒則得其久也求之人心者則獲士必多其
素精則其蓄材必富自重者則以吾有勢其
既久則其蓄材必富自重者則以吾有勢其
無嫌則其蓄材必富自重者則以吾有勢其
援而有以不盡則其蓄材必富自重者則以
故富有以不盡則其蓄材必富自重者則以
且富人故可知更迭為用而實惟且精也
在人之德無幽隱以達于我者則用之不言
吾之望之實不隱隆矣在士之心無不附矣
子之留之實不隱隆矣在士之心無不附矣
其主下庇乎民功若是一時而遺風餘韻猶
令後世用思之而已也所謂取之無餘上尊
事之時而用者如此有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

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
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
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
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
士者不過如此是故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
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成功
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論乎賢士大
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
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

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
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是若今之人則異
士漠不加意雖或有遺於多求而取于近者每
于遠得于少者每遺于多而待于甚輕忽彼
詳其平日自任甚急于莫急于得賢惟用計
蓋不知為治莫急于窮民而蓋不及本計于
以惠雖施于窮民而蓋不及本計于甚輕忽
于衆口而未論于窮民而蓋不及本計于甚輕
訑之聲而顏未論于窮民而蓋不及本計于甚
已之聲而顏未論于窮民而蓋不及本計于甚
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
求素所不知足于用乃遂毫無以主張其有
不亦難哉此則不能取之欲以主張其有濟也
之于難哉此則不能取之欲以主張其有濟也
甚或有難哉此則不能取之欲以主張其有濟也
乎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

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
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
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
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
長其如此而已得賢則未當大任者不可不先
有能及非可限于一賢而舉之禮際所可及者
則親及其人而厚之則至為稱譽以表揚之賢
不及舉不揚而心則慕之如至真覺休近
口未及揚而其好之誠求之猶以為未足取者
不遺遠其好之誠求之猶以為未足取者
有容不遠其好之誠求之猶以為未足取者
又有以天下之士尚有小節不拘片善足取者

復因類以求之不以小疵掩其大節不以衆
短棄其長焉夫兼收並蓄曲成不遺如
此此賢才之所無不盡為也抑吾聞之李文公
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
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
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
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
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
之不至矣蓋言人之所在以不能求賢之故也
于求賢矣而人情多不憚然者或告之以其
國色則其心忻然不憚極力以求之至告以

某所有好國士則其心淡然不聞先往以求之
矣蓋由不好德之心不如好色之聞切故怠緩棄
置終至不顧李文公之言信匪道也然則在
下何嘗無材特患求之未盡其以留心延攬加
上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不至其前而濟濟多
意薦揚庶無患賢才之大臣以人前而濟濟多
事君之道孰有外于是者哉○朱子曰監
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
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
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
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
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此言興利除弊

也朝廷設官大小相維有監司以稽列郡之
得失有郡守以察屬縣之治否而監司者又
得令之表率也惟專其責任使得以自効明
守令之罰使知所自勉夫如是則大吏小廉
其賞之奉行其下者皆能行事宜而利無
不興害無不除矣監司所以必得其人也
○朱子曰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
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
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
也聖人不忍人為之制刑明辟原非輕已而
人乃得實則為適得其宜所以其情之輕者
於殺一人而施其少貸刑之意而重者雖或
其裏無一毫人欲之雜而不遺其至精而自
然

之妙一皆從未發之天不偏不倚廣大虛
明心中所流出而喜怒哀樂皆中其私大本之
為也此道謂行者也雖以天下之大其能越
立為達造○朱子曰夫樽節財用在於塞侵
化之中心哉
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倖得之
賞此朱子論備荒之策也理財人國家急
防其流夫量入為出度支每歲會計固宜以
樽節財用為心而官吏轉相侵漁以計於上
致有滲漏之弊則額多而儲少不能預時積
貯以備是宜塞其弊也念而無功者
推行恩賞無非以愛惜名器為念而無功者
冒濫以圖饒幸遂有富事以信是賞則費
其廣而恩濫一者加意則財足於上有司勸於下

天不能為之災地不能為之荒有備矣○朱子曰古者學校
為之困而救荒有備矣○朱子曰古者學校
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
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
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
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
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古者教
故取士亦于鄉由鄉而達之法則于國其
法教以德行道藝選舉之至懈其至急官無異術能
者使其居無異處而不至懈其至急官無異術能
而不至遷其業取無異路而不至懈其至急官無異術能
士之在學校者以所德業既定而無馳騫不紛之
見早夜孜孜推以德業既定而無馳騫不紛之

祿未至為憂此學之所以有成而國家亦得
賢能而用之也後世父兄之所教與有司之
所取專尚人文藝其干古法蓄○朱子曰古之
大不侔矣人材何由而興哉○朱子曰古之
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
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
於泰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
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
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
也不泄泄沓沓急緩悅從之貌古之大臣深況
平動測平居若無所為及當臨事決策聲色
平日許謨顧畫素定胸中是以應變神速無

復遲回顧慮非若世○朱子曰守官得上官
人之泄泄沓沓也○朱子曰守官得上官
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
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畫心近世流俗惑於
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畏善良
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
心則不可無也得獲上上然後可以治民故守官
謂有所興革無不得請而官相行一已之志然所
循恪其上者非趨承風旨之可競也必處之有
失焉顧守官職業甚繁而可儆兢自守不可有
見惑於陰德居命之論多不以縱出有罪為可

福其所容而庇其子孫不
思罪大惡極之人天
理而無其情又或壅於上
聞而莫控或屈於屬
司既得無其情又或壅於上
聞而莫控或屈於屬
良終於無告也此最弊事
隱而不正其辜是善
好生之意守欽也此最弊事
隱而不正其辜是善
可以無此心也噫朱子言此
其萬世郡縣之金
鑑○朱子曰為政必有規矩
使奸民猾吏不
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
歛可薄所謂以
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
此者乎為政固
然太寬則事無統紀奸猾得
以任其意行私而
善良友為所害故必當有規
矩以任其意行私而
號令科條無敢玩弄欺蔽然
後省刑薄歛隨
屏息奉行無敢玩弄欺蔽然
後省刑薄歛隨

事設施不至類靡不振而人亦實被其道莫大
於此非一端非寬緩之謂也○其至德要道固
上非一端非寬緩之謂也○其至德要道固
其行私弊端非寬緩之謂也○其至德要道固
之官存者刑則薄斂之名色額外加征雖有
變不獲
畫司則隱此輩良法美意仁人君子所當
嚴以
有司則隱此輩良法美意仁人君子所當
嚴以
治之庶民生○朱子曰民生之本在食足食
其有賴乎生○朱子曰民生之本在食足食
之
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為務用
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
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乃民所以食為天而
務農
然之理也乃民所以食為天而務農
因之所理然亦有用少趨事異此皆理之速
自然而

言生謀食者所當勤力也。○朱子曰：予讀古人趨時世或忽而不察也。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為吏者賦斂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如古人之政，施仁懷保，惠鮮必先於四民之無告者，其為慮至詳且悉，乃去古遠而法令為具，文彼為吏者，至石能以實心行實政，即常平社倉，所以賑恤窮民最切務而條畫精明，綜理密未見其為實心行實政。是賦斂誅求，便可塞責。此則其飽食而嬉無所事事焉，吁可慨也。○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

有成謹重周密，即夫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寡言。然要皆謹重而不虛，橋周密而不後，忽少無然要皆謹重而不虛，橋周密而不後，忽所以平時則先律詳明，臨敵則止，瘳有度乃能立功。或以名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常如對陣，其視恃才傲物之劉琨，得失不較，然乎。

此頁文字極其模糊，似有「謹重周密」等字樣，但難以辨認。其內容應與右頁文字相呼應，討論治軍或為政之道。

朱子

君子章句上

凡三十九章

張伯行集解

朱子曰君子行身自有法義故不求於苟異

亦不期於必同法者人道之則義者天理之宜君子之身循法義而行之固不迫為詭激以求苟異而亦不曲為依違以求必同夫是以異求戾俗同非狗眾而所

行固不減也○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外非獨

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閔風俗之

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辭受者取予之宜

士大夫為人望所歸每視其所出也廉退則風

故辭受出外不獨一身之事已也廉退則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俗化之而盛貪汙則凡俗傲之而衰得
失之間所闕非細尤不可以不審也 ○朱
子曰反已為學其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
達學以為已君子何嘗有願外之心然誠反
而涵養深異時才全德備克於中而信於人
自不患於不達無然則人亦求其在已而已
○朱子曰富貴衆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
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人孰不貪富貴
定不為固非貪慕之私所得致也人孰不惡
貧賤而畏禍患然有定數焉固非巧力之能
身以任命而已矣 ○朱子曰先儒解孟子訖
之二字以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

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
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
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
况踈遠卑賤之人乎人惟自足其智故不嗜
正是此意今世士大夫多不免有此氣象其
声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即平日素所親
知尚不見信况其踈賤者乎夫直諫多聞之
士遠則諛諂面諛之人至雖有愛人憂國之
心亦何濟於 ○朱子曰不問其是非曲直而
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
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彰善癉

者之急務若不問其理之是非情之曲直而一弊待之則是善者孤抱其志常不得伸而無以勸惡者行險徼幸可因苟免而無以爲懲以此爲能持平乃所以大不平而失權爲治止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內聖外王其道則一故爲學與爲治所存若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而外今日之欲求其國治而天下平也豈不難哉○朱子曰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純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

或未必能無所愧也聖賢之學有弊有用行藏各得彼夫優於行而政未必達則有弊而無用或精於政而行未必純則有用而無弊即兼是二者而又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未能無愧則用行舍藏何以各得其道乎世之學士大夫能全此者蓋鮮矣○朱子曰論事當視已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論天下事者當視已之所處爲何地與所論之事有時勢之不同所告之人有親疎之各別而後爲或淺或深之論則既不失言亦不失人既不出位亦不曠官而持論平正

侂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矣然此亦
視乎吾之所學何如若平日求道未至見理
未明是無以自信何以遠禍也此論事之法
母寧退而自求誠默以遠禍也此論事之法
也○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
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為也不合而苟
然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
可望於後矣君子之去就凡以為道計也道
不合而去正當其道以有待蓋
異時猶可為也若不合而苟就焉則今此
未必得行而後此復無所望身辱而道與之
俱辱無如之○朱子曰予雖有生之類莫非
同躰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

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
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
而推之以予隣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
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得人物之生同
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之性出於一
原則人物皆為同躰豈可漠然而不相與惟
原則之君子能克惻隱之心故推已及人而
不以自便者傷其本然之心故推已及人而
人及物思所以安其全之者無念不然而
息當其未得志時責不在我若禹稷已饑已
溺所謂愛之溥利之周者固限於權之不屬
無可如何然時勢雖或有餘積而目前亦可
鄉堂未必與人論恩者彼厚思辭祿聖人尚為

通其惠而所許可知去倘以不出位為戒撰
之於義厚自無害仁人之用勿以有限自
諉可○朱子曰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臣子
也則此身者君之身難險阻惟君所命凡吾
職介所當為皆不容稍自暇逸若愛身而不
知致身之義自佚而不効令○朱子曰天下
瘁之誠夫豈臣子之理哉
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
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此朱子示人精義之學
剖析極精然後有以取決於臨事之間而不
至為是非所亂今兩是相持於胸中則未
明理何以為處事所以臨事依違多所疑惑而
於無一疑者反冒昧行之而不致察焉終
子所以貴窮理也○朱子曰君子之為學

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
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
有常介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
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也○朱子曰
必用莊敬涵養之功以自立於根柢之正而
又講明義理助益見聞故口之所誦皆正業
而無異說之淆心之所處有常介而無他歧
之惑至於希世取寵之事非理之正非心之
安不惟有所愧而不敢為實本有所急而不
暇及蓋學問與窮終身莫竟其業一有于時
之志則志必不立功必不專○朱子曰道者
而學俱非其學焉可不戒哉○朱子曰道者
文之根本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

以祭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
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為文
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矣文以載
道之者
文之根本也道祭為文文者道之枝葉也是
故其本盛者其葉茂其理足者其詞腴如六
經之文是也今之人不能求其根幹而欲自
飾其文詞以求合乎道是道與文為二而文
自為文道自為道矣可哉○朱子曰世之
東坡之言固未足以見道也
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
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
是而莫或知其非也為學所以學道也道非
空虛之物亦非迹象之

為自世莫知所適高者崇尚虛寂卑者沉溺
浮華沿習既久且以為道本如是而莫或知
其學之非吾道○朱子曰不肆為以騁於外
之孤可勝慨哉
則本心全斡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
能已耳制於外乃所以養其中人能收斂檢
束言動之間不至縱肆以馳逐於外
則本心全斡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
而好之為善之情亦從此生○朱子
而不可已矣故曰教者德之聚也
曰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
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其士
習科舉者非不以孝弟忠信為美而規之若
之但用之於科舉則志在於獲售而已若能

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不托空言而有躬
行實踐之功則言行兼修又何有種舉之累
哉 ○朱子曰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然微
細處亦不可忽畧因循怠惰我輩當官以清
實本公兩事固當如此然常觀人於公事微
細處每多忽畧不肯留心其弊遂至因循怠
惰而不振是亦不可不察惟能自互 ○朱子
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
皆適於義而已 出處者亦世之大節語默者
而或一出或處其人身之不相謀或默或語其
不必難一一致則此中固有一道死有不得
一心默者又謂出者一道死有不得不同者
惟得於義而已然則當出而出當死而死時
語而語時默而默者精義之君子也 不同者
其迹無不同 ○朱子曰一失其身人所怨惡
者其理也 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
不因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
戒哉 此言失身之害大也一失其身則人不
於欲而迷然而本心還之且情惡之其始雖蔽
以無往而迷然不取固可一敗而萬事瓦裂豈特使
以守其身若成之戒之毋一時失足貽憾矣
身 ○朱子曰官卑祿薄雖不決意然比之一
介寒士區之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

惟得於義而已然則當出而出當死而死時
語而語時默而默者精義之君子也 不同者
其迹無不同 ○朱子曰一失其身人所怨惡
者其理也 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
不因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
戒哉 此言失身之害大也一失其身則人不
於欲而迷然而本心還之且情惡之其始雖蔽
以無往而迷然不取固可一敗而萬事瓦裂豈特使
以守其身若成之戒之毋一時失足貽憾矣
身 ○朱子曰官卑祿薄雖不決意然比之一
介寒士區之仰食於人者則已為泰矣若以

為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
悔將有不可追矣此見名節當惜而示人以
祿自有定分官卑而祿薄者雖不快意然反
而自思較之一介寒士以區之身俾給於
人得此不巳秦乎倘不知足而後日之悔將
有所得無幾然後此一懷名喪節而後日之
勿急於驟進以貽無窮之悔也
○朱子曰
之屈伸自閑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為力將行
將廢命實為之故屈伸閑乎時運也區區人
謀或使或尼豈能為力哉守道之君子其必
處去自
○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
挾然後可以仕哉以行藏安於所遇故人各

以仕則世之希榮慕寵違
道于譽者何所不至哉
○朱子曰古之君
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
不能自主况朝市膠擾之域乎學問既足方
之事故古之君子必量已而後入官至入而
後量則無及矣山林之事小市朝之事大今
身處山林尚思識力未精於事之未不能自
主况市朝之域百務繁雜利害攸關能免不
至於敗檢覆餗者良可嘆也
○朱子曰賢人
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
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賢人君
朝則思行其道未嘗一日忘天下之憂故
有所獨迫也居其位則必業其官不肯一日

曠在已之職故○朱子曰隨分仕宦不起患
難有所不避也○朱子曰隨分仕宦不起患
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一職有大小而仕宦
盡所當為而不以得失為念則無往非安身
之地矣苟存一患得失之心是即孔子之所
謂鄙夫也○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
尚可言哉○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
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為私欲所累胸中
常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皆可聽其自
然而隨遇而安無事於己能如是可以希聖
矣○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
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
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

平世無事幾天之變下位為易若容易之職士遭其
時處其地視天下之位真若容易之職士遭其
為者及其後畏身居大位任事者非器識高力
一舉而後多安無如何者非器識高力
便覺無下多安無如何者非器識高力
之義理而下多安無如何者非器識高力
言養氣之學問○朱子曰學問○朱子曰學問
之難窮而學問○朱子曰學問○朱子曰學問
有互相發處然學以治己仕以治人原是兩事
講求是非亦所以資仕之用行義無非達道
則當其仕也考據得失亦所以聽學之成蓋
實有互相○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
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

莫大於君親生我成我其義一也故以身事
君則此身為君之身猶事父也東西南北無
不唯命理固然耳敢以王
事鞅掌而生理畏避之念哉
○朱子曰世固未
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
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沉下
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為不少矣有材之士生
誰肯遇而問者即問之矣而目以國士者
知已常有不幾人固宜無以自振也况彼知
貴重斷不苟且功名希世求合或以隱於
或終於不免庫士師三黜抱閔食復有陸沉
及完其耳安能
○朱子曰自周衰官失而民
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

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
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此慨後世仕
士莫重於進始進始進以正而處有守者出
有為自周道既衰而微幸之凡起無然士有
編民亦乏常產而廉乎乃教化不興為心不
於何至隨凡而賤以金玉錦繡為心遂務
為於是或不安貧賤而希若剽掠補綴麗詞
纂組靡靡存者工祇以希若剽掠補綴麗詞
之蘊無存者工祇以希若剽掠補綴麗詞
仰無資寒餓難緩始迫而為其心蓋本於德
故猶自資寒餓難緩始迫而為其心蓋本於德
恬不知怪更以此為能而誇耀一時轉相慕
效焉士凡尚忍言乎有志者所當以求志達
○朱子曰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惟
○朱子曰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惟

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者急於仕宦
余所以供職不稱而所守亦失若夫遲速聽
之適然居一日之官則思稱一日之職吾
吾心而安以俟之此為素位而○朱子曰進
行不顧乎外而堅其所守者也○朱子曰進
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人處身之
大節不可以或苟也進以禮則無苟就之心
揖讓辭遜者禮之實也退以義則無貪位之
念果決斷割者義之用也此難進○朱子曰
而易退君子所以得出處之正也○朱子曰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
君下則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
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

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之其行而不忍為苟
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
大倫恩義之際萬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
譽為喜而輕去之也聖賢不以潔身為高而
子論之以為士大夫出身事主將以平昔之
學見於致仕之用則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
而於身親見之惟憤然望其諫之言行言之
聽也至於諫不見之憤憤然望其諫之言行言之
去固於去就處言不聽不得已而潔身以
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古之聖賢樂天知
命其處去國之時不能無慨然者如孔子之
遲遲其行而不忍為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
孟子之致為臣而歸猶三宿而後出際可謂至
委曲之苦心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可謂至

深篤焉苟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卒非
深願固不以潔身去國眾望所歸苟得一時
之虛譽沾之有所喜於其未聞聖賢之大道而為
則士之翹於其君者未聞聖賢之大道而為
人君者於去國之臣亦○朱子曰自古君子
當諒其不得已之實哉○朱子曰自古君子
小人難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
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自古君子
猶之分不相入冰炭之不相容若雜居並用勢
必各懷疑心日夜此爭勝方其勝負之勢未成
而各懷疑心日夜此爭勝方其勝負之勢未成
疑而各懷疑心日夜此爭勝方其勝負之勢未成
他邪心無兩立也○朱子曰正論衰息吾黨甚
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

乃為尽善正道衰息豈滯隘起人惰習為偏
密不至疎畧以啓釁加之審慎不敢輕易以
召悔委曲之苦心務積誠以孚眾調護之全
力總衛道以匡時使彼雖欲指我之隙而議
之而我無可議之處乃為善耳若輕發妄
動或過為激烈之行則我之善耳若輕發妄
處者未善豈足為名教之干戚哉○朱子
曰伐木而剪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
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
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言欲
好者必當絕其根源乘其勢之未成而早為
之所如人之伐木剪其枝葉則未幾而復萌
矣不若斧去其根則木無復生也如人之壅
水捍其波流則奔衝而必決去不若直塞其

源則流無所出也如人之逐虎鳴金伐鼓東
甲揚戈羣擁而譟呼則通虎而必有所傷不
若乘其方睡則拔本塞源之道得無知斃虎
木壅水之防微杜漸之理豫
之說則防微杜漸之理豫
去去奸邪者不可不知也

君子章句下九章三十

朱子曰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
規矩為要讀書則必訓說以明其理然或妄
趣則有離經叛道而或陷於異端者其故以
謹訓說為先也修身而或有規矩以立其功則
或馳思高遠而不切求下學為已之實功則
有凌躡無序而反至於踰閑者其故以循規
矩為要也謹道之備無之而
讀書修身之道得無之而
朱子曰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
規矩為要

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身解力行方為
精其誦證而返之當身毫無實踐是不過口
耳割竊之功以飾人之觀聽而已君子蓋深
躬行之有得也○朱子曰有著述之智而處
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
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
出者恐其傷於察也燭物幾先無而處之若愚
渴者而守之若訥者恐其近於燥也胸有雲
夢之富博學多聞笑而不以自多者恐逐末
而遺本也詞有黼黻之華文章檣藻無而不
易其出者恐務華而鮮實也此皆嚴於自治
也○朱子曰論事祇當言其理之是非不

當計其事之利害天下事以理言之則有利有是
吾人處事止當以理為斷是則為之非則改
之而利害初不暇計也君一計利害則見利
必趨見害必避初不論其私而本乎聖賢循
為是入於小人狗彘之私而不本乎聖賢循
理之入於小人狗彘之私而不本乎聖賢循
正無入於小人狗彘之私而不本乎聖賢循
疎人之姿稟不同謹密者為厚有餘而強毅
不足故多粗退避密者為明敏有餘而教慎
知剛克柔克之道也當朱子曰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
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人之善惡甚
之所報亦異然則禍福之未豈非其人哉
之自取乎為不善者可以知所懼矣朱子

曰人自是不可以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之
言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蓋以恥者人所
獸故人自是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
為言則似恥因羞惡好義而後有便不吃緊
着非所以自勉之心也朱子曰天下之事
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登猶豫留時
亦智者所甚懼也處天下不可失之太緩欲事
之速或則急遽無序故多致敗然使見幾不
蚤遲留猶豫坐失事數之倉以至於不可為
此又當緩則緩急則急未可以一概論也
○朱子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而為

者皆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皆利也。義者天
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則日進乎高
明，徇人欲則日流於汙下。君子小人，
之介全在於此。故曰：儒者第一義。○朱子
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
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
切計較，必無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
也。果欲聞過，則於人之言，不論虛實，但當一
辨一聽，受斯人亦樂盡言，以相告。若必計較
辨爭，則未先有人亦孰肯觸其忌諱而進以逆
聞過之意矣。○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
倚。恐至昏怠，出人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

以害德性。此朱子戒子之言也。端莊凝重者
之必教，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情忘氣
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教，則右以全
其德性之良，而邪辟嗜慾不得而害之矣。○朱子
曰：君子莊敬，日進安肆，日偷正此意也。
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競為詞
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
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驚於管商。則於
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
朱子曰：夫傳而道術為天下裂者，蓋由士之資稟敏秀
慤者，既以記誦為口耳之學，士之資稟敏秀

者又以詞章為黼黻之華驚末忘本是以在
天之理莫能究明而在人之事無以自見其
流弊也老佛得以其說惑之而理非其理管
商得以其術中之而事非其事豈彼之能病
我哉實我自受其病而
何惑乎去道之遠也
○朱子曰歐陽子曰
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
於久而後是冰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
行所以不屑一時流俗之毀譽而惟欲其與
所愧悔於吾心也
屈於當時者伸於後世以
不公則至今無聖賢矣
歐陽子之言即所為
事久論定者也
君子鑒乎此故立言制行不
以一時毀譽動其心
但求免吾心之愧悔初
何計流俗之是非
亦日後世至公久而自定

也為善者
○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
可無懼矣
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
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
有而為之不難乎
性一則道一古今聖愚冰
力行而不怠則天下無難事
况性中有善
乃人所本有者為之更何難乎
孟子之道性
善必稱堯舜
○朱子曰近年學者求道太迫
即此意也
立論太高往之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
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
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躋分裂不合

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聖賢之言本以明道
工夫自有次第必殫精詳剖析之功講明義
理而循序漸進不立甚以求合度為得之今
之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日趨簡易而憚
詳其曲折樂言障全而畏析其精微甚於天
理之本然毫無所見而墮於偏私各立門戶
競分彼我使道鮮分裂怪誕百出所求既皆
不合而所論又皆不公人心學術也○朱子曰
之患莫大於此正吾道所深懼也○朱子曰
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為仁義禮智者天全
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
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
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也者知覺運動

義禮智者理也氣粗而理精也學者於此苟
能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則
必有以全乎天之所賦而踐形尽性之功自
不容已不然是以有生之同而反自陷於禽
獸不自知已性之大全而流於○朱子曰自
聖學不明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
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
詞之間以鈞名於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
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
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
無以逮乎古人然冰書之眾也讀者不知學

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聖學不明士子不
便是為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綴拾文
詞為釣名于祿之計以故書愈多而理不明
則愈昧事愈勤而心多難則愈放而章議論
愈甚而內之無補於德業外之無濟於事功
其法古人也不速遠甚是豈書之眾哉蓋古人
人用以修德業而今之讀者以釣利祿所學已
用以立事功而為之誥者希聖希賢也其可得
乎失其本矣欲其為希聖希賢也其可得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
蓋有未及者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
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
德可久業可大矣此言君子窮理之學所以
為忘事之本也異端守禪

寂而無適於用流俗急功利而頓忘其本者
也德以修諸身言業以施於世言也天下之
事莫不有理苟不先明乎理當事機之末而
始求所以應之將有不察而失之遠者故
必以明理為責也理明則不為甚端○朱
俗所惑亂而久之德業可以立焉
子曰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為務
子曰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為
巧語以說人者專於為人其心已偽況機變
之至邪僻也孰有○朱子曰學者當常以志士不
甚於此乎
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
輕矣志士固守其窮常念倉不顧身置溝壑
重死生為輕而計較死生之念
至於死生不輕動念况其他乎以是知吾人為

學志不可以不立而
守不可以不固也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
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
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
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是非得失
之歸相去遠矣
古今只有天理人欲兩途出
乎此則入乎彼故日用云為
之行同而公私却正之情異彼夫大公無我
循理而用情者聖賢之所以能盡其性推之
人物而各得也若私自利欲而徇情者
衆人之所以滅其天卒至身名之俱敗也
二者之間幾固甚微不能以髮而異是非
得失之歸相去懸絕且昭彰於天下後世而
莫能掩也
○朱子曰務反求者以博觀為外
可不慎歟

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
學者之大病也
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
觀事物為外馳則遺乎外無
務博觀者專事乎外而以內省操存為狹隘
則遺乎內矣此其見各有偏皆學者之大
病蓋存心者必以此尊德性道問學之功缺一
以存心立其本此尊德性道問學之功缺一
不可也
○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
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
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
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今之談經者多執已
見以為說而不辨聖
賢所以立言之意故有
四者之使深至於推
乃抗之使高理本淺
乃鑿之使深至於推
近

与遠使明為晦皆今日談經之大患也人苟欲表章聖學慎毋蹈此弊也○朱子曰主志不定如何讀書此則必先立志志乎之不厭也若立志不定而中無所主游移近徙之不見日生覺於聖賢言語全無入頭處矣如之何其○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可讀書也○朱子曰人有所為而力所不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止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凡人一身有是物必有人之身有是物生俱生天之所任而非人力之所能也所以人當講明此理而不可昏謹守此理而不

可棄若夫榮悴休戚乃身外之物惟聽天所命而已不必容心於其間也人能明理以貞遇則○朱子曰秦漢以求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古人讀書務為窮理修身之書則胥失之矣漢以求士之研求乎聖賢之書者類皆記誦其言剽竊其旨日趨於詞章之學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急務而馳騁乎虛誕之域下學而棄詩書相與馳騁乎虛誕之域二者之蔽銅錮雖有不同然其為胥失之也其於古人崇實黜華之意胥失之矣

○朱子曰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
志未若為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
學以為已凡致知力行皆當實求有得而名
譽之未原不可計自儒行既衰而為信潛修
者十無一二浮慕虛聲者十常八九則趨向
羞去學必觀其大凡內聖外王當堅自期許
而文章之著豈所用心自正學不傳而治心
養性者賦為此迂疎摘藻工詞者不憚勤苦則
用功無此其好名之多為文之力何與實
學蓋亦御堂間傳習好尚後竟流為頽風其
弊遂不可止可願安得好修之
○朱子曰困
君子占之勵崇實務本之學哉
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憎
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已矣

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
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
反均之困其於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
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
此勉困學之急
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也者所行欲求得而
未能之謂也願質雖困而未嘗不可學知困
而學焉以克長其所不能知不能行困學者
所有事也此其為心苦而為功亦已下矣然
能百信其功而不後事於斯則愈趨愈下竟
其所成就尚不在善人君子之後若果於自
棄而不可復事於斯則愈趨愈下竟若果於
民同歸無復同頭之日夫下民之去善人
君子遠其均也若彼何如是需壞也所爭止
也若此其流也若困學之如是需壞也所爭止

在學字不學耳二者之間○朱子曰凡事求
惟人自主學願可不勉哉○朱子曰凡事求
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
正者非聖賢之道聖賢之事未嘗不求其成然皆出
乎天理之正斷為可貴若但知欲求其成
而用智謀以圖之不循義理之正雖或僥倖
或功於事未必無濟而機權術教之○朱子
曰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
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
也聖人之書其立意微妙其措辭尚約學者
也者潛心玩索而明其宗旨識其本意苟為
不然憑一己之私見臆說以亂之未有能者
者也然則聖人雖書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學

者其可以○朱子曰古人為己之實無多言
臆解乎哉○朱子曰古人為己之實無多言
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覽之於膠擾
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古人之學
切近真實無多言語要在身躬而力行之耳
今乃不務其實而祇求之文字之間亦已况
其而又心安望今人之能古若乎○朱子曰
夫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義則是必欲舉
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如己之所為而後適
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
至於此極也而無知之徒既自棄而不以為

羨是必欲天下俱無道俱不學其如已之所
為而後快焉其邪說橫流懷人心術無所忌
可懼之甚於此○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
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
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
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然而所謂
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
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此欲人知所以善
出而任天下事必思所以立事之道而所以
立事者亦視乎其立志何如耳立志遠大故
所成亦遠大然無才以運之則無以為設
之資何以濟其志即有才無術或不善亦

無以全乎時勢之宜何以輔其才是以古之
君子未有無其志其才其術而能建功立業
於世者豈機械變詐愚弄人情若莊周所謂
術者朝三暮四者哉亦以人情物理難執
公之所以處之方不無委曲之妙用而已
○朱子曰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
庶不墜先訓貧乃士人之常然貧也非病也
無失此固窮之訓而已苟不安貧何
以學道君子之所以憂道不憂貧也○朱
子曰讀書為學本以治心今乃不能治
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為
之害是豈不為迷惑之甚乎求學問之道本乃

不惟不能治其心而窮年矻矻驚外馳逐了
無止息而反為心害是豈不為昏惑之甚乎
○朱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
豈當為此悠悠泛泛徘徊猶豫以老其身乎
時不再來寸陰足惜有志之士正當及時而
勉學豈可優游歲月猶豫不斷以老其身乎
若老之徒傷○朱子曰玩物喪志之戒乃為
末如之何也○朱子曰玩物喪志之戒乃為
求多聞而不切已者祭凡物皆道之所寓游
人又有玩物喪志之戒者逐末而誇多聞而古
不切已者言之耳學者逐末而誇多聞而古
忘返心之存焉者○朱子曰懲忿如救火窒
寡無可不戒哉○朱子曰懲忿如救火窒
慾如防水難忍怒暴祭於一時勢如火之方張

及親者故當如救火之急即時撲滅也私慾
迷慮於平日勢如水之浸漬潛隱暗長不嚴
室之將有玩此治其末之方也若正其本則
隨時推塞也○朱子曰義理無窮知識有
末自治是在學○朱子曰義理無窮知識有
者加勉之善○朱子曰義理無窮知識有
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况斡之身
見諸事業哉夫下之義理無窮而吾心之知
之義理必不能盡知而尺識之此即求之與窮
言之理尚不能必其皆合於義理而况與
弊之於身見諸事業而能悉合於義理而况
失哉此君子所以務窮理以為躬行之地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朱子

張伯行集解

德行章句上

九章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固非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德行之於人也皆性所自有不假外求道所當為不容他誣故以是理而自得於心則謂

之德以是理而安躬於身則謂之行固非有
所矯揉造作儒之益修飾以美乎親聽也
全乎天所與我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治人
進德砥行則無不本於此焉此可知德行之
及天下國家無不本於此焉此可知德行之
所係甚大而古人立教必以興德行為先者
故也 ○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
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後言之者至為
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
謂學問之全躰初不察之言之也 近者好為
苟難不知學者立志固不可安於十或而不
以遠大自期然憲之聖門教人何嘗日事高
遠今觀其所以親切指示者極平常而淺易
欲人敦倫序與言事親事長而已欲人存誠

第口心必盡言必實而已論主教弟以為操
則皆存舍則亡也至於性天之本然神化之能
時皆謂學問之全躰則未嘗漸進於上達可
詳者蓋能盡下學之功自卒然難幾乎上達
以不必言未得下學之要卒然難幾乎上達
又未可以易言學之要卒然難幾乎上達
者何必驚遠為哉 ○朱子曰三代之教藝為
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
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
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
世務而興太平也 三代之教先德後藝故藝
皆有實用為生人所不可闕如禮樂之文射
御書數之類其法制詳密足以治人之心身

養人之血氣而優游涵泳俾漸進於道德之
歸此古人立法所以成就人材厚植風俗而
世務以濟太平可興也後世匪惟德不足觀
而藝亦無適於用欲其凡之古若也胡可得
哉 ○朱子曰德無常師至善為師善無常主
協於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
善是後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
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
矣此即說命之辭而解之也說命曰德無常
之有師至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蓋言人
道先乎惟德之善者我即後之德原無一定不移
人也人自求主於善也天下之善不計其為何

於一定以為主惟專一其心以求善而虛而
能受則為衆善之所歸而其所以取無一不善
亦難量其積累之功無人能自得師而 ○朱
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當
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
末皆是一貫有大學之為人治心修身者成人
人履掃亦對者小子有造是為造道之末也
者皆當然之事至於二精粗本末皆是一貫
夫本精也本粗也然於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
貫惟由小學而大學以盡下學之事則上達
自可馴致而理 ○朱子曰古之人教民以德
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

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
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
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
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
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
何哉古者教民以德行道藝使之躬行而有多
得明達而和諸辟雍鐘鼓之地造就何
方而後賢者能者一而皆為棟梁之用何
其法備而意深也今之為法教亦不詳取非
不審乃至墮汰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
定言夫在教者取者之意豈不有賴於其用
而彼見夫要者之爵祿者寧皆定言無用則
言所以取彼之意固無暇復思矣士習者

可不自上哉 ○朱子曰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
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
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
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徼幸於有聞也古者道
學昌明
之曰學者皆知修身理性為切已之務自秦
漢以來道學夫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
以記覽誦說為事則不知聖賢用心之所在
無由自得於語言文字之表此有道君子所
以深以為憂然亦何嘗束書不讀坐談此以見
徒憑虛而聽說為可徼幸於有聞哉此以見
聞道之難而道學 ○朱子曰道不遠人理不
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

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庠遂
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
信群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慢暴放肆之氣不
設於身軀者繇此故也道不遠人即身而具
理不外事即事而存
故古人施教當其能食能言在孩提時便有
訓導整齊之法况家塾黨庠有序自
出就外傳以至於成人之日所以入孝出
弟行謹言信皆不遠人以為道不外事以
理者也教者學者一遵是法安得不德進業
修使慢暴放肆之氣自然不設身軀而淨
乎融○朱子曰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

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
亦真實學問之道不外知行而必以知為先
故聖人之教人也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所以致吾心之知者所以然者理有巨細
則惟期其為更無他端所以於粗而失其精
精粗或察於巨而遺其細別於粗而失其精
即是理有未窮無以與力行之巨細精粗
思辨之功屬累進於高明胸中光輝明徹觸
處旁通而即其進於高明胸中光輝明徹觸
間真誠無妄而無一事之不見於踐履服行之
教人所以無妄而無一事之不見於踐履服行之
尤致知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
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
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

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
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
學之為哉故作聖全視此心此心未始如聖人
率其意之偏遂至于太過不及而不能自知所
為必學以明之也若吾之心已能如聖人天
地之心則明無不照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
去而又何事于學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
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
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之有
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先達之言
明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意又無非推究天地
之理學者心因其言以求聖人之意之所在

必因其意以達天地之理之所存循之然自
淺及深由近及遠工夫有次第非可欲速
迫切而妄希捷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
得于旦夕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
詳明而無躡等妄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
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冰固欲盡
于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
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及夫漸漬既久經歷
之說等不托于定言以馴致乎深造自得之
候然後理明心正而天地聖人之深造自得之
此見焉此循序漸進之效也蓋必如是而學
始能有得此循序漸進之效也蓋必如是而學
心以求聖心章吾說以從前說○朱子曰易
也凡為學者不可不共知此意哉

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
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
此象即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大易一
義理象數而原聖人同患之心祇欲人因卜
筮而知言凶耳然易書既作而其立象盡意
擊辭盡言之理則又精微無所不入廣大無
所不該而惟變所適不可為典要此豈聖人
之創設哉蓋太極兩儀本天之間自然之理
而理以象呈遂有陰陽老少之分象數之理
遂有七八九六之別故人以著龜問易之數
能隨人之意而感而遂通焉蓋卜筮之法雖
所在莫非數理之間而象數適焉蓋卜筮之
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詩三百篇

不一其旨大抵皆古聖人所以垂教萬世勸
其為善而戒其為非讀詩者玩得此意則如
詩之大要歸於得其性情之○朱子曰欽之
正初與他旨而其用在我焉○朱子曰欽之
一字書中閱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
焉則一經之全躰不外是矣○朱子曰尚書中
蓋教之為用無所不包也讀者在其中而書之
有得焉則修己治人之道俱在其中而書之
全躰不○朱子曰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
外是無○朱子曰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
日祇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悉晦
矣孔子作春秋明王者之道大書昭不世之大
其褒貶刺識大義凜然如秋霜之不可犯若
但以齊晉霸業區之而較其優劣則反成謀

利之私而失春 ○朱子曰學之患莫甚於自
秋之大義也 ○朱子曰學之患莫甚於自
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
未知所以學也 學者當冲虛以居心傳習以
師則無所就裁然師又冰能代我而為之也
仍視乎我之知所以學耳苟未知所以學師
亦未加 ○朱子曰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
之何善也 ○朱子曰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
教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亦疑或則差
先王之制為卜筮也至嚴而不可戲洵至教
而不可玩忽要在虛其心以聽於鬼神故
心專一則鬼神亦報以疑或而遂有差蓋卜筮之
法皆實有是理以兆於蓍術數先無非誠也 ○朱子
之所為亦如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 ○朱子

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
之小學雖為小子而設然修身之法實備乎
序以此若義理之精微莫詳於近思錄學者循
多由此而至於聖賢不難矣 ○朱子曰吾人
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極斯
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
世聖賢垂教凡以極溺也吾人生聖賢之後
之陷溺乎即使吾道屈伸自閔時運不得大
行於對聖年亦當有補於後世惟存此極溺之
心以對聖年亦當有補於後世惟存此極溺之
賢而巳 ○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
錄四子之階梯 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
深故學者必先四子而後六

經是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闕解
要切於日用沉潛玩索則略知大槩然後可
以求四子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闕解
錄者四子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闕解
弟子負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
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
為泯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道授業而傳
惑也亦有疑而問問而啓之則言易入而理易
明此師道尊而學術隆也後世師弟子之設
主之學校使之群萃其中師之所講有不待
弟子之疑而問而弟子之聽於師者又非其
心之有所疑而問則雖有學之具設不迨講
學比泯然聚首以作一時之具設不迨講學
設師傳道授業而解惑之
意哉甚焉學校之衰也
○朱子曰論語之

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
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
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而孔子之書切近乎宜
示人者莫非欲人操存此心而涵養其德性
而已孟子之書雄快明辨窮極底蘊其所以
示人者類多欲人之解驗曰
○朱子曰聖賢
之言具在方策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
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
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
甚易而無難矣
方版也策簡也聖賢之言具
載於此其所以幸教天下後

世者固已竭片而無遺矣又有近世先覺之
人為之指其門戶而先引其入表其梯級以策
其進諄諄不已而後之學者遠稽聖言近
習師訓由是而之焉庶不迷於所往而進道
無難焉乃世教衰而人
○朱子曰為學正當
以得師為急挾友為難
○朱子曰為學正當
則就正鮮資誰為傳道而授業故當以得師
為急苟無益友則切磋琢磨助誰為勸善而規
過故當以挾友為難也
○朱子曰讀聖賢之言而不通
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况其所讀又
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
而夙俗美其亦難矣
○朱子曰讀聖賢之書而無得於

况所讀非聖賢之書哉既不足以自治乃欲
以之道人望其化行俗美必不得之數無學
者毋自獲戾
○朱子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為
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
乃欲周旋于二者之間回護委曲費尽心機
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
可謂誤用其心矣
○朱子曰君子小人所
小人必不能為君子蓋其中之所謂喻已定
如冰炭之不相投也而近年一種議論欲調
停于二者之間明原言利復附義而出之曲
為回護以售其說既難自托於君子而究不
得自掩其十人其心既勞而日拙
○朱子曰聖
抑已甚焉則亦何益之有哉

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
潛心優柔饜飲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
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平易者下學之規高深
相通而教必有順序者也人惟馳心於高遠故
於平易之教必有每忽為不足為不知自平易處
能講究討論以明之積慮潛心以思之優柔
饜飲以養之至深遠大而不可勝窮也蓋下學
見其理之高尚深遠大而不可好高而躡等也
即其是上達之基學者不可好高而躡等也
○朱子曰解經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
道耳不然則解經文義何為聖賢之書文辭
所在也學者講究討論解經精詳務使字義
之間各得其指趣歸宿者正欲緣文察理有

以知道之所在而語其所以然耳若道之不
察而沾之以解經為能則流于訓詁章句之不
學矣君子○朱子曰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
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
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
也為學必有其序修身為本為已而後可以
及人也窮理為先論孟蓋論孟之書多示
改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蓋論孟之書多示
人以為已切實工夫學者幹驗而有所得焉則
心定而義理易完及諸經然後看史則史所
精蘊畢具讀之可以窮理然後看史則史所
觀之非以書博我者也此學之序也
子曰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為佳○朱
子曰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為佳○朱

勝則凡所學未免徇外為人而無近裏切實
之功此學者之通病故必勉其務實而少近
名庶本原既正而德
業可成斯為佳耳

德行章句下 凡三十

朱子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

無非教人處天道風雨露雷無非至教所寓

學者但就其間靜則知聖人之教隨處皆可靜會毋如天之不必以言語求也 ○

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

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

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

理宰乎物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其精蘊
莫詳于聖賢之書學者所當由是以求之若
欲簡約而可以易知易守者則莫若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蓋四子之書切近精實天下之
理無不在 ○朱子曰學貴適用古人為學內
其中也 ○朱子曰學貴適用以治其身心
而外以措之家國天下要耳適於用者為貴
耳若不適用於徒為口耳講說之學是猶
易足貴哉 ○朱子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
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
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
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
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

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
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聖賢教人本
有必第孝弟
而後又博
覽精詳以復
其本而致其
始也既知其
則為學之序
無然理本易
簡其端初無
難知而及其
至有終身行
之而不能盡
者學而躬行
以貫之此子
是於故學非
推測而知之
難而躬行以
貫之此子
至於於得聞
性道一則文
章性道一以
貫之此子
後而深嘆也
○朱子曰學者
之于經未有
不得于辭而
能通其意者
辭者所以達
乎意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
之必明之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
測之此朱子論知人之法而推究於陰陽善惡
有陰陽之分也天地之間理不能不乘於氣而
必剛者陽氣之收斂必柔者陰氣之舒舒
則易知者陽氣之收斂必柔者陰氣之舒舒
藏必暗暗者多隱匿曖昧則難測故聖人
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
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上承
文言所以陰陽自然之理本皆如是是故易之
以遂以陽之象為小人凡言小人者皆取諸陰
蓋

幽明本無二理造化之與人事未有不相通者而万物各肖其形善惡之無邪正未有不從類者聖人之所以通於共故而類其情者洞晰明白無毫髮之差而世而下雖有聖人復起莫之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沢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之落之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洪濼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蝎蠅蝨如鬼域狐兔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為記

昭之無朱子自謂竊推此說以觀天下之人而得君子小人之辨焉君子則明而易知其心解光明品格正大氣象踈暢處事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雷震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沢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之落之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洪濼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蝎蠅蝨如鬼域狐兔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為記

微無不察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
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
哉準此以定君子小人之間之所為雖則彼之形於外
之微者無不悉如其內之不及覺而可以望之而得
其為人而况措之為事業其醇易知也著
之為文章其邪正易知也此尤所謂燦然者
世有君子固不且覷而失之彼小人者雖曰
難知亦豈得而逃哉蓋以聖人作易之說推
之而知陰陽自然之理不可誣也噫朱子居
致窮理之學其○朱子曰詩之為經人事洽
亦槩見於此○朱子曰詩之為經人事洽
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詩之為
下者人倫綱紀之事也備於上者天時變化
之道也天人相與之理無一不具於其中蓋

修身及家均平天下之道有不待他求○朱
而得之於此者學者不可不窮其蘊也○朱
子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
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
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
矣言近而指遠者聖賢之言也故無窮之旨
則無事於艱深今惟平則無事於過高惟易
豈直能解聖言之味哉○朱子曰知夫為學
其平易無窮之言哉○朱子曰知夫為學
幾於悔聖賢之言哉○朱子曰知夫為學
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
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

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
末之序為學之本無待外求苟既有以知之
神清而明心純而一識其在戒而教以直之
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大其規模密其節度循
其先後本末之次第以親古人所以垂教之
意斷於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內外
貫之無一以○朱子曰為學不厭卑近愈卑近
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君子之道行遠自
惟循之而下學愈卑近愈有實地久之自然上
達而所得愈高遠苟厭卑近而慕高遠是
舍下學而求上達後見其功之○朱子曰傷
馳騁而終不能有所得也已○朱子曰傷
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

其大者然後出而亦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
吾累矣免場屋之文進身之階故即登者未
吾是必格致誠正先有以立乎其大然後出
而亦之將內重而外自輕得失榮枯何所係
所以異於俗也○朱子曰大抵聖經惟論孟
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
易春秋則尤為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
之而不敢輕讀也詰孟之書平淡顯易皆切
于人生日用之常讀之者
少有所疑而多所受益如布帛菽粟刻不可
離若易之理明所容春秋之義寓褒貶其旨
謂不與而難知非教人以容易領畧故未也○或

問者史之法朱子曰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已
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聖賢修已治人之要莫備於經學者必先窮經以得其要歸之所在然後因之觀史則是非邪正卓有定見而瞭然無遺蓋經以載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歸者故凡為學者經宜先也未有用而不本于幹者故凡為學者經宜先也
○朱子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紀事者當斷以義理則以成敗論也若左氏之說止即其事之成敗以論其人非是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則一而不足取信也
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聖賢之言義雖無窮而理則一若夫淺者

見淺深者見深在學者取以自證耳苟
無格致之功烏足與聞聖賢之言哉
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之理得於心而假文字以傳焉使徒于文字求工極極高妙而於實理無得焉則亦得華而巳其何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哉信乎道者文之也
○朱子曰根本而為文者不可不衷於道也
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
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畧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

祇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况又
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
而精思得尺者尺得寸者寸始為不枉用功
力耳古聖教人脩己治人之道具載於書若
此心講明義理而後旁覽諸史以廣聞見若
廢經而專治史畧王道而尊霸功惟務乎外
而極論古今興亡之變不返諸內以審察此
心存亡之幾其為逐末忘本甚矣其汎觀博
益哉况人至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博取
茫無所得何若熟讀聖經精思大義庶少有
尺寸之得亦可為吾實有而不至徒勞也○
功也學者慎毋悞用其心而知所返可也○
朱子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旧規

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々者為足以盡得
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脩身以待
上之選拔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
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科舉
義詩賦策論亦循舊規取士不得不然非謂
止此遂可盡得天下士也蓋上之求於我者
在乎實用則我之自求以待用者不在定言
寧惟是工記誦綴緝浮華博一且之知遇而遂
謂此外無餘事乎講學脩○朱子曰詩者志
身之士當必不出此也

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
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

此論作詩之旨也人心有所向為志由志而
資惟畢沛一死而則見我情惡人皆此
深函見必死而詩其但而之女子于論
左養定心於如可無不學無一而學無
右此而惑是造不不止學境故無無一
逢心事於之次學也故也無一而學無
原使物他類顛○朱子曰此心一定則
萬之之岐或朱子曰此心一定則萬理
理卓未多迂所障蔽居安○朱子
有不堅定則居安○朱子
畢見乎安○朱子

曰御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
而備之於已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
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
始學之終欲行之也無志者不足道即
求而御慕殷知所信而扞衛力而身未
終非天道中人流行而道實解諸已乃
無非天理故不若力而解諸已乃
本務耳得其文詞亦可致用而虛弄
謂其功於世經史考其所以於世則
即其所以治世之宜義理既得舉而
量其所以治世之宜義理既得舉而
世之事業自此出焉新無愧於上下
天好地而斯道不至架漏也故孔子
好地而斯道不至架漏也故孔子
若見之行事之為深切著明也○朱子曰量

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
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
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
明而無踈易凌躡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
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而簡畧字句則失之踈易或前後馳逐彼此
紛管又失之凌躡惟是量古材力所至約其
規程日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解句索旨趣使
其意堅定前有未得不敢求其後此有未通
不敢志乎彼使直其理詳明循之漸進自無踈
易凌躡之患然此不但讀書之法也至於操
心之要躡易此法尤始學者所當知焉
○朱

子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忘物而不窮者心
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心
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
平而氣和從容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
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心者神明之
德而忘物之
本也君子養心之道自其始學即循之規矩
以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迨持循既久涵養
既熟則心自平氣自和後容暢適之與物
若無涯際及出而觀於一世事物之變皆不
足以累其心無往非樂之所存焉蓋其樂實
有得于中而無假于外正非淺學者所能知
也
○朱子曰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執於

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
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
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
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
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
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
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論莊子者或比之子
兼愛之善遂於二者移去就形迹而執
其中間以為中之義理在是而無本然之權
彼猶欲執義理而誣焉者莊子則義理全不

顧但便於身即與為因循不使於身即一切
舍去則世俗趨利避害之情御慮同流俗
其心即人情世故揣摩校計更熟而刻世俗
之術而人能匹擢目悅心害德更甚其流也
御慮莫之能匹擢目悅心害德更甚其流也
舍糊其詞虛幻其說相高相尚至晉而風愈
盛俗愈衰是亦倫理之公難倒置蓋有必然
而無疑者起老莊問之亦難自解王通謂非
且其誰信之○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
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
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
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一性者萬物之
理也此理橫天塞地亘古亘今無息間斷自
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成而理亦賦焉則此理

具于人之身而不自覺。無氣變情，欲之偏此。儒者之至論也。性自佛，教悖吾道。而為異端之學。則以作用是性，僅指有生之知覺運動者。而言及夫生意已盡，乃欲反照定覺，復其本然。清濁質之厚薄，情欲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偏而不得其正，徒謂無非至理，滿路都是。聖人此尤害事，異端誣民正宜辭而闢之。乃近世陸氏與夫王蘇之流，名為儒者，而其論亦覆論辨正不得已之苦心，其所以衛道者至矣。

○朱子曰：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靜者誠而已矣，人未有誠而不知者，故觀人之失，在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則自

處於深而視聽專處靜，觀動則自處於靜而心思一表裏洞達，豈糾不生人至吾前已無不察而不能逃吾審鑒。○朱子曰：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未聖賢所不能必况吾人乎。天地之最可樂者，無如閑居得者也。若夫外物之未至，聖賢之適然，且不能必况吾人之未至，聖賢之適然，且不能乎。亦素位而○朱子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行焉可也。○朱子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狗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之。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後任大責重，無所疑懼。比年以來，士人之氣衰，弱不振，則其所養可知。是以觀時狗勢

俯仰後人願一身之榮顯不謀天下之安全
有唯唯以嘔嚅絕無諂諂之靜議其心其口
尚可哉 ○朱子曰窮須是恐恐到熟處自無戚
問哉 ○朱子曰窮須是恐恐到熟處自無戚
戚之念矣 此示人處窮之法也窮通有命矣
為進德修業之地須是堅持德性勿為世故
所汨沒時之皆恐念念皆恐當其始也亦不
廢勉強之勞恐到熟處樂天知命自無戚
之念矣朱子此言大率為初學者言之若疏
水曲肱樂在其中輦飄陋巷不改其樂內重
外輕此心純是天理流行則固無任於恐而
自忘乎 ○朱子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
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已而由人乎
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無寬廣之弘則舉
莫能勝無強忍之

毅則行莫能至蓋仁之為任重而為道遠莫
勝莫至則安得而依之然為仁之機在我固
由已而不由人則又安得而違之學者苟
於此審依違而為之奮然思與則得矣 ○
朱子曰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
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為大尊所聞則德日進
業日底於光大其所以成就豈淺鮮事故顯親
揚名底於光大其所以成就豈淺鮮事故顯親
榮親之其 ○朱子曰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
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
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所深戒也 古之學
為已者蓋凡致知力行皆身心以內事惟是
念茲在茲求所以修其身治其心而無少寬

假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也後之學者所
以為人者蓋凡不務博誇多皆身心以外事惟
是循名徇物全不思所以辨諸身外也諸心而
一任怠馳逐故與一念不在身心之外也
此也然則學者之如念可不慎審乎哉

朱子

吾儒章句上 凡三十

張伯行集解

朱子曰吾儒万理皆實
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万理一切遺棄而
皆定儒執之相 ○朱子曰國家稽古余祀而
去豈不遠哉
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
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嚮往而幾及之
稽古余祀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者豈徒修其
牆屋設其貍豕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
為觀美而已哉蓋唐虞三代遞相授受之旨
遐哉莫追至我夫子祖述憲章金声玉振集

羣聖之大成而道之統屬焉景行仰止舍此
其誰用是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學者知
所嚮往而○朱子曰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
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為善為當然而天人
之間必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施恩望報則
祀神祈福則有所邀於神皆非人道之宜是
以古之君子不為也○君子則以吾性有善而
為之皆職分所當然若夫恩施廣布享祀澤
誠各盡其道而天人協應如影響隨形如響亦
君子何所容心焉○朱子曰簡策之言皆古
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
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古之聖賢學問

登而為言即今簡冊所載其所以嘉惠後學
垂教萬世者無所不備學者受其書而讀之
以我之心見聖賢之心則所謂先得我心
之同然者即此而在焉夫豈必他求哉○
朱子曰以我觀書處之得益以書博我親卷
而茫然○此示人讀書之法也○說書將期有益
性命而以此觀書則善中乏所求皆足以
我之是非非得失書曰我而旨趣無心浮氣
而啟發書之事實多豈不聞卷有益若輕心
欲藉書之事實多豈不聞卷有益若輕心
用意皆無事於字句以博我徒見書則止
為書離書時我又自為我徒見書則止
無得耳讀書者○朱子曰聖人固不思不
不知所後事乎○朱子曰聖人固不思不
勃然使聖人自有小思不勉之意則固念而

作狂矣聖人未嘗目見為生安行固無待思勉然聖人
盈是罔念而作狂其心少而驕矜之氣 ○
朱子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
此而眾人亦可能為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
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眾
人之所及也經者不易之理所以處常而守
經雖聖賢無以異乎眾人若遭變而行權則
亦大聖大賢無以異乎眾 人若遭變而行權則
者辭有不失其正如舜之無一毫人欲之私
周之處君臣此豈眾人所能及也 ○朱子
曰儒教自闡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

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
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
皆五倫也書所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者也
儒教自闡闢以來有典有秩有禮者 也
庸禮之自然順人之心之固賴有帝典王謨述天
將天叙天道而後之聖賢所為治世教民厚典
垂示後世此修治之教萬世所以承賴也
○朱子曰唯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為典
義理之必不可恃為義理者天理之當然故必當
同然故必可恃而不必有所疑然惟 ○朱子
曰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

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足
方是講學之地義利之間古聖人辨不明便自無入門
欲人之於幾微之間見得明守得定然後可與
為學之者當深察其言而反以心漸次銷除不
至潛滋暗長而日見其利之心漸次銷除不
至全在義理上立足如則本心待明人亦事接
堅定方可講學討論而為進德修業之德性
也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
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無道一而已師舍是則
則無以為學故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
思孟子以為學故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
大成而親炙私○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會
大豈有異道哉 ○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會

點之樂勞攘顏子心常舒泰純是天理無有
一味愈深會點春風所水胸次悠然固萬物
一解氣象然味童冠典借風俗詠歸數語但
覺天機呈露大致力近也 ○朱子曰顏子之
據無其樂則顯而易測也 ○朱子曰顏子之
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媿人
之不能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
之短雖已有所出於性成是以學益高而德
然若谷之虛衰出於性成是以學益高而德
矜仰非聖門諸 ○朱子曰曾點於道見其遠
賢所可及也 ○朱子曰曾點於道見其遠
者大者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為故其言超然
無一毫作為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

耳會點所見遠大其視目前近小之事皆不
無待於外而有得於中若將樂此以終身者
直可謂能見大意無大凡學者要須有此等
隘其於道也未能夢見也
○朱子曰曾子
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
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
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
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
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曾子敦厚質實即厚重
則隨事精察務切於日用躬行之實也而其學
乎積累功深之候故一貫之道惟曾子得聞

之然觀於解受歸全臨終啟手及薄晉楚
而重仁義則知孝教信讓之規乃所以自守
而終身而不求人知身之富貴而守
○朱子曰
荀卿之學難於申高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
其著書之意蓋亦姑托定文以自見耳聖學
荀子揚也扶焉而不精徒托定文以自見耳
黃老之恃○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
闡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解
然後據天理以閑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者
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

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
因夷子而祭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
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
謂無餘蘊矣君子之于異端闢之甚嚴然所
則彼得曰其似以亂吾真乘其隙以攻吾短
故必洞見天命之本原率性之達道全粹大
用無乎不明然後據吾理以闢彼私挽彼邪
而歸者正而議論詳盡道貫通也如孟子
闢告子義外之非祭夷子二本之失非徒攻
之而已其所以祭明吾道以提撕警覺之者
要使彼徐悟其非而知道之是亦可謂深
切著明極盡而無餘蘊矣學者之闢異端正
當以孟子為法也

○朱子曰老子淳樸之說固有疑

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
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
謂寂然不動者乃理森然於其中而民彝物
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
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
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
原徒知忘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
老子談道德淳樸談心性疑近聖賢而實則
不同蓋吾儒所言性命皆係真實而彼所言
性命盡屬空虛也夫自天余于人為性寂然
不動之中而民彝物則万理畢具無一不實

及其感而遂通則于日用倫常事物之間莫
不各有當行之道曰物順應而無或少差此
聖賢所以有性立命之學也彼老子淳屠
徒尚清淨虛無而不知有實理徒知亦物見
形而不辨其真妄其臧性悖道○朱子曰聖
甚去豈可以其似而亂吾真哉
人之學所以異於老莊之徒者以其精粗隱
顯躰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
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及乎高明而其
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
高明中庸實無異躰故也老儒教之所以異於
隱顯有一本之弊有方殊之用渾然具備精粗
底於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無偏倚之矩

則而已故君子於此智雖足以推極高明而
措之言行則未嘗不範圍乎不偏之中不易
之庸焉豈強使之然哉蓋高明中庸原於天
命之本然率於人心之固有實無異躰故耳
○朱子曰董仲舒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
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陸宣公唐時人
二人皆賢者若論其才則董少疵則陸不及陸
之英祭然董之學問醇粹少疵則陸為尤
勝張子房亦漢時人其術近于黃老而平生
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轉近心如轉戶樞殆
隱晦而不露者可用不謂賢也○朱子曰仲舒
子之言直諸公之定論也
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
功利闕不透耳董仲舒嘗言正誼而自謀利

甚高故至今稱漢醇儒後世之不及古人者
正以一心為道義又儒者心為功利於大閔
允未打透雖自余儒者○朱子曰馬援之
究與市井輩何異哉諸子謂亦嘗見人過
言自可為法馬援嘗戒諸子謂亦嘗見人過
此言可為持躬君子之法好言○朱子曰
以相人過是豈君子之所為哉○朱子曰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人
所難者義利之大分而巳惟漢武侯生平澹
泊寧靜其事則大矣而巳惟漢武侯生平澹
利之大小惟武侯知之○朱子曰孔明扶婦
豈他人之所能及哉○朱子曰孔明扶婦
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
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

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事者
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朱子曰孔明
則精明志慮沈頓消磨必不能以建功立業
孔明擇娶醜婦奉身調度率皆人所不堪其
生乎正氣經綸之蘊雖曰得於天資然
竊意當日之智謀慮所以約多力於寡欲
品望所以助焉蓋隆重者大約志氣清明持
養心之助焉蓋隆重者大約志氣清明持
純固而天下萬事莫○朱子曰歐陽子曰三
不從此中做出也○朱子曰歐陽子曰三
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
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

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出治
於一者法禁令要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
故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禮樂為虛名物止
以飾其狹隘酷烈之為故禮樂為虛名物止
子之言實是至論然政事禮樂固出於一而
道之文章尤非二物未有道不至也夫古之聖
而文至者歐陽子恐或未之知也夫古之聖
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
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
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
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

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
可掩六經皆古聖賢之文可謂盛矣然豈綴
德之實元積於中則必以其中之所得者為
至也而天有是論自必有是文於外如高明者
光耀博厚者地也而地有是博厚之形必有
山川草木之行列也而地有是博厚之形必有
者如是是木之行也而地有是博厚之形必有
其精明無一以念之難而極其純粹其有見
內者磅礴不可遏充塞不可窮則其有者見
外之文章亦必自然條理分明而後謂之文但自
光輝發越日新而月盛夫孰得而掩之蓋
不必托於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

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蓋其文之不可掩者
於簡冊而後以為聖賢之文在乎是也但其
日用之間一行身之接於萬事者語默動靜無
亦天理流行處見之實凡人之可得而見者皆
謂之文則信乎道之德文章之不出一而岐而
二之者則亦世俗之文而已不○朱子曰范公
足以幾于聖賢之域也○朱子曰范公
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
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
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
不相入范公謂范厚大也范公雖不純師程
於願學之誠焉故其於東坡也雖以鄉黨朋
遊稱交情之厚而立朝議論亦與東坡趣向

略同要其平日制行判別則有迥然不相入
者觀其所著論語說唐鑑多資於程氏及行
香齋廷子瞻令具肉食而○朱子曰與其得
厚夫食素亦於此可見矣○朱子曰與其得
小人若不若得愚人○朱子曰與其得
說小人之于國家也引用奸邪斥逐良善顛
其不幸而得小人擅權其害國不可勝言者
位充數雖不得小人有建謔國不可若得愚人
也此區公晚年閱歷有○朱子曰范文正傑
所見而祭為論信哉○朱子曰范文正傑
出之才立朝慷慨論事奮不顧身至其出入
中外位兼將相功業可觀威望丕著大約皆
本先憂後樂之心欲措天下于治平實一時
傑出之○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
才也

臣之朝大節卓然可觀其辨介南之非詆新
法之弊是其智也至遮道之民有願公留朝
廷活百姓之語非仁而何違人聞之則曰宗
室相司馬無恤無生事閑邊隙非勇而何雖
其為智為仁為勇固不止此而即此三事何
觀之亦足見其大概無公誠宗之賢輔哉○
朱子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
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真的要妙功
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賢之域
學者希聖希賢惟在此心一或少舍便至放
失但常常操之則自存無而所為操之之道
舉凡一身之間動而忘事接物靜而思慮未
起以至成始成終總不越教之一字伊洛先
生特拈出此着實用功身心收斂動靜始終
誠能於此着實用功身心收斂動靜始終純

于教而不苟則衆邪自閑一誠無間久之
涵養後容忽不自知其入于聖賢之域○
朱子曰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
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
已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
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
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
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
序致詳虛心一意後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
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
俗世

既衰士不知學
利祿以為人耳
宜虛以為取足
正法度之詳一
定虛無而又傷
能合內外精粗
馴致於有成哉
以貫通然則士
不致學又豈容

吾儒章句下 凡三十 七章

朱子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
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
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
符聖賢之氣象乃道德之
則氣象亦高遠豈易言乎苟昧於道之所蘊
者造之已深德之所成者知之已至與聖賢

默相契合鮮不仰之而無後望之而未見安
能識其分量而辨其端的中未有所謂惟聖知聖
者此也始學之士所見若淺中未有所謂惟聖知聖
觀之不生疑惑之端則闕然等之弊焉可以
語此故欲尊聖賢
○朱子曰聖人無人欲之
私而企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
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万
物者也
聖人以錘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
動而靜之理未嘗亡以動而無靜也及其
寂然而靜之理未嘗亡以動而無靜也及其
也此主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周
於万物即周子所謂神妙万物者也
○朱子曰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為本世間

得失正不足深計也誠意正心本於窮理家
理治身最為吾學本原之於世間得失
正當度外置之使寵辱不驚然後有以定其
內力而為古大人○朱子曰茂叔自少即以
幹立用行之學也
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
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
之正統則其淵原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
尼顏子之樂而祭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
可得而悉聞矣茂叔作太極圖說及通書自
傳所自莫或知之蓋五星聚奎春陵協瑞天
閩道脈以接鄒魯之傳非苟然者故二程受

其書以行於世而傳孔孟不傳之正統其淵
源可槩見矣至於胸中灑落吟風弄月所以
指乎孔顏樂處者固不可得而悉聞也○朱子
未嘗明言後世固不可得而悉聞也○朱子
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
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
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此引程子之言以
學者之切務而立身之本明主教與致知乃
在况主教則知日益精致知則教日益篤二
者之功又交相○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
祭而兩相資也
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
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難於老子親氏之言而

其所以修已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
鑿淺陋辛離莫適主統使不得此於三代之
隆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此朱子
三先生祠記也言孟子沒而聖道墮
學不明於世苟於俗學者則為文辭章句之
習難於異端者則為老子之類氏之言其於修
已治人之道俱不本天理之正故淺陋可笑
爭離正道而莫適所統也然則後世之遠遜人
三代者由於二若之學不足以後世而治人
身千有餘年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言其久也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
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

性命之微修已治人之要莫不畢舉周先生
字茂叔探聖賢之奧觀造化之原者心與道
契而祭于聖不傳之蘊也立象著書闡發幽
私如太極圖說通書諸篇是也天人性命者
陰陽五行中正仁義之精修已治人者善惡
修悖禮樂教化之說其河南兩程先生既親
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
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
而其所以修已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
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
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斯世於是

為不小矣而程先生明道伊川也
以教人也學者既講周程之說始不溺於詞
章孰老之弊故凡所以修己而治人者皆知
為吾儒明之弊達用之當然而世俗利害之私
不足也惑之生堯舜君民欲而天下進於三代
之隆也三先生堯舜明道
造乾人才之功豈淺哉
○朱子曰明道之
學後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
功深明道沉潛純粹其為學原本六經洞見
涵之味醇於怡悅大率一從容涵
氣橫渠終日危坐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團和
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苦心力索之功蓋實
有深焉者二子之學明道則幾於安
由勅而
至者也
○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

尹之於孔子橫渠之學得之涵養醇粹漸近自
然猶伯夷伊尹之各得其一
偏而不及孔子之集大成也
○朱子曰明道
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
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德性蘊於中者規
而廣濶此其所以為明道也氣質賦於天者
文理成於人者剛方而密
川也二子雖同道而造德各異
○朱子曰二程
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於
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
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

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程氏之學得力於四書六書以窮其理自誠正修以達之象國天下其道坦而易守也其說簡而通易後也其行端而實易守也其則以程氏振作之功所繫所施為重且長至如一時之林業詞章論議氣節卓然可稱者如王翰林業詞章論議蘇文忠輦所繫所施固為輕且短也○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羅公名從彥字仲素龜山傳河洛之學偶道東南時弟子千餘人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無有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朱子曰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延平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此章形容有道氣象極為詳盡資稟氣節賦於天

者充養完粹以下皆成於人者先生氣稟雖
勁特豪邁而充之氣達於面而色澤於言則
露其故但見精神與氣則安於面而色澤於
溫潤而蔽於動靜之閑泰皆有自然法則平
默之端詳於事無甚難犯先生之所自而所
篤實似裁之於以理截然難所自而所以形
之以義裁之於以理截然難所自而所以形
於是以無此蓋本子淵源之所自而所以形
先生亦即其所○朱子曰李先生之道德純
以自道也夫○朱子曰李先生之道德純
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
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
知而學者亦莫之識道也德純備言其弊無不
謂不周也宜當世不悔也故上之人莫之知
謂不周也宜當世不悔也故上之人莫之知

亦未嘗輕以語人所謂藏之名山傳諸其人
也故學者亦莫之識觀此教語而李先生之
定論○朱子曰羅宗禮從同郡李愿中先生游
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歎
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
自信其守益堅羅宗禮名博文南劍州沙縣
平宗禮後延平遊而得其要旨多所發明可
謂善學也及唱然歎儒佛之異在公私之間
則見得邪正分途直到鏘鉢抄忽處○朱子
以是沛然自信持守益堅不亦宜乎○朱子
曰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
美至於矜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

此其為害又不但空言而已蘓氏謂載輟也
闕肆切近事情不無可喜然大鈞出於詭譎
純亦正大之道已不足貴矣至子矜詞藻之
浮華而盡忘其本實責權謀為通達而反賤
乎名檢此其夙尚所趨大為世道人心之害
又不但也豈○朱子曰王氏之學雖談虛定而
言而已也○朱子曰王氏之學雖談虛定而
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
昂之徒而已王氏之學不但與吾道背馳也
虛定近於老執而絕無老執之精彩雖急功
利近於管商而絕無管商之德○閔荆公與蘓
斷陋不堪不遇如薛昂之徒○閔荆公與蘓
竊權怙勢而已可勝歎哉○閔荆公與蘓
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荆公取佛

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仗人主之威行定言之
教蘓氏早拾蘓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
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者也吾儒自有至
其正則祭為議論見諸事功自如荆公蘓公
有醉有出於用而合於聖賢之道如荆公蘓公
學俱出於不正者也荆公性老氏之言
道慮似其真惑甚及身操國柄創為新
似以亂其真惑甚及身操國柄創為新
法偏執已見紛更舊章不遇伏主威而固
人情行定已見紛更舊章不遇伏主威而固
謂臯夔稷契事業竟安在哉蘓氏早取所
學近于權謀術數大哉蘓氏早取所
在臯夔稷契事業竟安在哉蘓氏早取所
老之糟粕其潦倒于其晚歲談定逃禪之皆本原
已差學非其正均謂之中而肆志也使二公當

日稍能知則文章經濟不至放蕪偏倚其
 所成就必有可觀而見之不至竟尔流弊至
 此惜 ○朱子曰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不能
 夫鄙意則初無適莫陸學陸九淵之學也當
 平鄙意則初無適莫陸學陸九淵之學也當
 南而象山亦講學西往朱子辨論不合朱子
 嘗以子靜頓悟之說為近於禪學子靜者以
 為妨已所學頗懷不平故朱子自明其意以
 為學貴求其是為其學者彼我自病耳我嘗
 有病於彼彼意初無適莫又於我何憾焉蓋
 而弗彼鄙意初無適莫又於我何憾焉蓋答劉
 伯之言如此見之 ○朱子曰陸氏之學則在
 心至今如或見之 ○朱子曰陸氏之學則在
 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國自卓然非其
 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

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未
 不可揜諱 陸氏之學專於尊德性以主靜為
 年一 種浮淺頗僻之議論固自超卓非若輩
 之儔匹而其徒傳習之學亦有能修其身能
 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亦能與吾儒切實學
 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未與吾儒切實學
 問之但求其宗本自禪學中未與吾儒切實學
 問之但求其宗本自禪學中未與吾儒切實學
 誤入于定虛者故其失不可掩諱以滋有道
 之端 ○朱子曰交遊之間尤當審批雖是同
 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朱子誠子之言也
 尤賴益友則交遊當審批也 ○朱子曰劉器之
 者皆同堂講業之人要不能無益友損友之
 分則交遊之所擊豈輕哉 ○朱子曰劉器之
 之辨交遊之所擊豈輕哉 ○朱子曰劉器之

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之
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
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劉器之名安世彼得
終身善守師說而不变此言行錄諸書之所
以無愧詞凜然如秋霜夏○朱子曰自叔度
日則純是司馬家法○朱子曰自叔度
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
本在身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叔度立身
行已最為修飭可謂正矣以正而率其家則
相觀而化整齊嚴肅孰敢為非義之事者○
嗚呼子弟之率不謹豈非父兄之過哉○
朱子曰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

行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為世名卿汪亦
聖錫嘗從呂本中胡康侯遊其學務去私欲
如用兵克敵蓋能親師取友多識見聞以成
其德行者晚年卒為名○朱子曰陳了翁說
卿則其進學之效也○朱子曰陳了翁說
人當自試以觀已之力量了翁名璠言人不
不慙謂天下事皆無足難知已之力量大言
見操守當前廢弛及之而後知其置身事中識
耳故必自試以觀已之力量諸葛公隆中抱
膝王景畧們器而談真信得自家力量過也
○朱子曰陳邦彥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
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
言之間陳邦彥名良翰字官為諸生師表立
教於膠庠之地土子誼明行修升諸

鄉國宜自此始教之道豈苟然者雖文字
語言亦所不廢然修身行乃立教之原為
學之本而邦彥者可以為所去器
其人如邦彥者可以為所去器
朱象山乏學朱子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
寡東萊姓名祖謙字伯恭象山姓陸名九
也博則恐傷於後故其失即在多子靜之學
以寡為貴所主者靜也靜則恐涉於虛故其
失常○朱子曰教夫識見純粹踐行純實使
在寡○朱子曰教夫識見純粹踐行純實使
人望而教之教者知之真踐行則實者行之純
焉觀其平日不為驚惟悅惚之談則識之純實
粹可知也時不為深潛密之功則行之純實
望可見也欽仰之心也夫○朱子曰季通之行

浩然無纖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之滌注流
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蔡季通以堯禁論崑崙道州同人能之親季通
之行也亦有浩然長往之意絕無纖微不愜者
其友丘子服獨為之歸注流陣而不能已蓋
一則處事變而志定於中一則恤窮交而情
見於外皆自然之理也○朱子曰
安排者季通子服固兩得其理也
曰儒親之異正為吾以心與理為一而彼以
心與理為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
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
合理却與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儒者見得
心無係累

而万物之皆備故心與理為一歟氏見得心
定而失於寂滅而並無此理焉近世之弊則
見物理不直如認食色為性無物類是不察乎
稟物之欲之私均非此心仍無物彼失之空虛
此失之數而實同此又不可不察也○朱子
曰王氏之誣人以真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
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
無道慮心性竊佛老之似以亂吾儒之真故
其誣惑世人以思慮者遂指以為道妙而秘
不告人時或出其餘以愚學者是其所為
其不言者若誣之也二意見雖殊而其為
欺世害道之也○朱子曰今人但見孔子問禮
失則均無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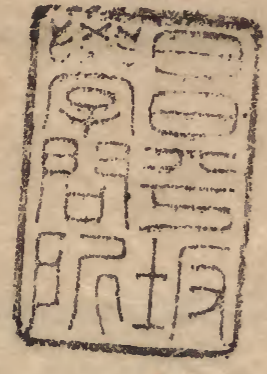
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止是如此聖賢之
有未必先講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而至
於物曲人官雖皆理之散見焉者亦學問所
不廢持未事耳今人無所不學但見孔子問
禮於老聃問官於邾子無所不學但見孔子
止是如老聃問官於邾子無所不學但見孔子
齊治乎之道不講而博物洽聞以相矜尚也
○朱子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躰形
乎動靜則足以堯明夫子之言矣顏子沉潛
所聞人之于身者即著于心而見於四躰動
靜之間皆足以堯明夫子所言之理是不惟
心領神會而直身躬力行其不虛也○問顏
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

耳無欲便樂內重則外輕見其大則心泰人
無累顏子後克已復禮用功以至於欲罷不
昧則其日用之間無適而亦天理之流行真
有往而不樂若有意於樂固非真樂即所以道
為樂猶是物也○朱子曰見得曾點意則際
而不化者也是○朱子曰見得曾點意則際
之意亦可得矣子問自信之難曾點言撰之
然二子均能獨見其大故點雖志世而春風
沂水童冠與偕便輕於仕物與之志達通之
學而求信未點志斯際雖之志亦可得也夫
意惟見得曾點志斯際雖之志亦可得也夫
子悅之二子一子○朱子曰曾子之學大率
一悅之二子一子○朱子曰曾子之學大率
力行之意多曾子資性遲鈍其學不務序章

萬莫大率力行之意居多然率以○朱子曰
傳道可知學不貴文而貴實也○朱子曰
自少為學知守章句謹行止莫以獨善其身
無為先人羞辱而已此朱子自謙之詞也言
賢之章句謹日用之行止求以自善其身庶
不至為先人之恥辱而已○朱子曰熹猶
修已顯親之實蓋有不期而○朱子曰熹猶
自致者詞愈謙而德愈充矣○朱子曰熹猶
介之性矯揉万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
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子時
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未自甘退藏以
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

因其暇日誦讀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
 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
 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
 實無毫髮餘念也子矯揉勉强而抑制之也
 初雖勉強克治不一其方終不能挽同此性
 且迂殊之學成於平日而積累功既極其
 深則所信愈堅篤惟其有此猶介迂故自
 知其性其學決不能與世浮沉微倖而就功
 名至於不為世用但當自安其性自理其學
 以故二十年未祇自甘退藏隱居以求其道
 斯時所願欲者不遇自修其身以守其所
 樂將求之終年或有暇日則服習古人之言
 之經証驗如時所聞之說以求聖賢之真
 所為而立聖賢之意何所本而究得真所以

然則以自樂述其所自得亦可與外實無幾
 名山以傳其人而已守先待後之外實無幾
 微冀望之
 他理想也



文政丙辰



Faint, illegibl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columns, with a red seal impression at the top right.

